

頻伽大藏經

九洲圖書出版社

戲論觀入解脫若遠離若不遠離是為戲論觀八勝處九次第

所遍知若非所遍知是為戲論

三摩地門若常若無常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

若無我是為戲論觀

陀羅尼門若樂若苦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若我若無我是為戲論觀

陀羅尼門若淨若不淨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淨若不淨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

若遠離若不寂靜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若遠離若不寂靜是為戲論觀

三摩地門若是所遍知若非所遍知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無我是所遍知

若無我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我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無我是

若無我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我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無我是

若無我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我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無我是

若無我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我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無我是

若無我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我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無我是

若無我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我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無我是

若無我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我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無我是

若無我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我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無我是

若無我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我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無我是

若無我是為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我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無我是

頻伽大藏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頻伽大藏經第八十二冊目錄

○傳法正宗記

九卷 宋契嵩編

八二・一

卷第一(八二・三) 卷第二(八二・八) 卷第三(八二・二一) 卷第四(八二・三二)

卷第五(八二・四三) 卷第六(八二・五五) 卷第七(八二・六三) 卷第八(八二

・七八) 卷第九(八二・九〇)

○傳法正宗定祖圖

一卷 同編

八二・一〇〇

○傳法正宗論

二卷 同著

八二・一〇九

○宗門統要正續集

二十二卷 宋宗永集 元清茂續集

八二・一二七

卷第一(八二・一三八) 卷第二(八二・一四六) 卷第三(八二・一五九) 卷第四

(八二・一七九) 卷第五(八二・一九七) 卷第六(八二・二一三) 卷第七(八二・

二二八) 卷第八(八二・二三九) 卷第九(八二・二五五) 卷第十(八二・二六七)

卷第十一(八二・二七六) 卷第十二(八二・二九〇) 卷第十三(八二・二九九)

卷第十四(八二・三〇八) 卷第十五(八二・三二二) 卷第十六(八二・三三五) 卷

第十七(八二・三四九) 卷第十八(八二・三六二) 卷第十九(八二・三七五) 卷第

二十(八二・三八四) 卷第二十一(八二・三九三) 卷第二十二(八二・四一〇)

○禪宗正脈

二十卷 明如菴集

八二・四二五 1

卷第一(八二・四二九) 卷第二(八二・四四一) 卷第三(八二・四五五) 卷第四

波羅底提舍尼法(三七・七七三)

衆學法(三七・七七五)

七滅諍法(三七・七七八)

傳法正宗記

上皇帝書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傳法沙門賜紫臣僧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其所因高深。則其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明。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卽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烏能得其志耶。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乎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爲。豈宜不賴陛下而自棄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爲其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宗不明。祖不正。而爲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爲書者之悞傳耳。又後世之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能證遺乎教內。始草書卽云佛之所詮。槩見乎教內。及寫奏時。廼改曰佛之能證遺乎教內。意謂佛之善巧詮發此法之語。存乎教部之內。爲學徒以始草者傳出。遂與奏本有異。然此二說其義皆可用。他本或云所詮槩見乎教內者。蓋兩出之也。雖一圓。頗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不自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而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錄之類。皆以衆家傳記與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祖宗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而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昆贊大化。陛下又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之帝王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萬世之

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偕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皆傳。臣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無窮。人得資之而務道爲善。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量詳於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錄入藏。即臣死生之大幸耳。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冊。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隨書上進。干瀆冕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誠惶誠恐謹言。

知開封府王侍讀所奏劄子

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諍競。因討論大藏經論。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舊著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冊。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削著述。固非臆說。頗亦精微。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採。乞降付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中書劄子許收入大藏

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畫圖。乞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輔教編三冊。此是中書重批者。蓋降劄子後數日。又奉聖旨。更與輔教總入藏批此。

右奉聖旨。正宗記一十二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傳法院準此。

嘉祐七年三月十七日宰相押字

中書劄子不許辭讓師號

杭州靈隱永安蘭若賜紫沙門契嵩狀。今月二十二日。伏蒙頒賜明教大師號。勅牒一道。伏念契嵩。比以本教宗祖。不明法道衰微。不自度量。輒著傳法正宗記。輔教編等上進。乞賜編入大藏。惟欲扶持其教法。今沐聖朝。特有此旌賜。不

唯非其素望。亦乃道德虛薄。實不勝任。不敢當受其黃牒一道。隨狀繳納。申聞事。

右劄付左街僧錄司告示。不許更辭讓準此。

嘉祐七年四月五日宰相押字

契嵩嘉祐之辛丑歲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記輔教編進。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賜入大藏。使與經律偕傳。蓋留于政府。七十一日。丞相諸鉅公躬屈詳閱。佛教光賁。雖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輩。豈不榮且幸。宜何以報其大賜。還吳之三年。吳郡人有曰曹仲言。弟玘仲彝者。樂聞其勝事。乃募工于其州之萬壽禪院。施財鏤板。仰贊國家之鴻休也。傳法覺初守堅。知一詳僧善慧宗。遇較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一日題。

廣右藤之釋契嵩。字仲靈。少習儒業。遊方入吳。著書于錢塘之西湖。嘉祐間。以所業傳法正宗記。定祖圖。輔教編。詣闕以文贊見韓魏王。歐陽文忠公。王冀公。當時群巨公。極可許之。復表進仁宗皇帝御覽。至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之句。嘉歎留禁中。久之。有旨宣賜入大藏。建炎間。兵火散失。逮紹興庚辰秋。福州太平寺正言長老。因遊東山龍首澗。得正宗記十二卷。仍以輔教編三冊增之。重新校勘。謂開元解空明禪師曰。吾家之嵩輔教。定慧操修。冬夏唯一。衲常坐不臥。日止一食。夜頂戴觀音像行道。誦菩薩號十萬聲。以爲常。宋之高僧。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雖彈竹帛。不可紀其道。行於是。率諸禪同力刊板于福州開元寺。大藏流傳。利益無窮。住壽山廣應禪寺。嗣祖佛燈大師法珊。跋。教忠崇報禪寺住持嗣祖比丘道印校正。

嵩明教之在釋氏。扶持正宗。排斥異說。辭而闕之。咸有援據。所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者也。諸老出力共廣此書。皆提籍輩用心也。隨喜之緣。有大於此者乎。隆興甲申十一月既望。左奉議即前提舉福建路市舶晉安林之奇書。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始祖釋迦如來表

天地更始而閻浮洲方有王者興曰大人。大人者沒後王因之繼作而不已。古今始不可勝數。然其聖神而有異德者。謂之轉輪王。德不至者謂之粟散王。既德有大小。而其所治亦從之降殺。自四天下減之。至于三。至于一天下。至于列國。其所謂王者。雖更萬億之世。而釋氏一姓相襲不絕。益後世有王者曰大善生。大善生出懿師摩懿師摩出憂羅陀。憂羅陀出瞿羅瞿羅出尼浮羅。尼浮羅出師子頻師子頻出淨飯。亦曰淨飯。然此七世皆王。獨懿師摩淨飯號爲聖王。如來即出於淨飯聖王者也。生於中天竺國釋迦其姓也。牟尼尊稱也。始知來以往世。會然燈佛於蓮華大城。因布髮席其所履。以至敬然燈。遂受之記曰。汝後成佛如我。其號釋迦牟尼。後之更劫無數。聖人皆積修勝德。逮迦葉佛世。遇以菩薩成道。上生於觀史陀天。應其補處。號護明大士。說法天上。以度天衆。及其應運適至。適會天人議所下。生衆未有所定。大士乃自以迦毘羅國處閻浮提之中。白淨飯王者。其家世世帝王。聖德之至。眞轉輪族。宜因之以生。於是示天衰相。將欲下化。然天衆皆泣。願更留之。大士乃爲說往生成佛之意。以釋其攀緣。大士即捐天壽。示乘白象。從日中降神于其母右脇。淨飯之后摩耶氏。是夕遽白王曰。令我潔身請奉八關齋法。王從之。尋夢大士以所乘入其右脇而止。諸天慕爲其屬。同時生於人間者無限。其始在孕。則母體大寧自得禪樂。及其將生。摩耶乃意往園苑。如宮監者。即嚴寶輦。王復廣詔侍衛以從之。至園之無憂樹下。其花方妍。后欲取之。舉手而聖子乃自其右脇而誕。神龍即澍水以澡之。地發金蓮以承之。聖子乃四方各蹈七步。以手上下指之曰。四維上下唯我最尊。如內謁者以喜入奏。王聞以其無數貴屬偕至視之。乃不勝大慶。是時也。天神地祇皆見而祝之曰。願大士速成正覺。王尋持之與謁天廟。天像起爲之致禮。還宮大集賢者爲其名之衆。乃上號曰薩婆悉達。及募相者而仙人阿私陀應召。方見聖子。遽禮其足而泣曰。此三界之至尊也。年至十九當爲轉輪王。不爾則出家成佛。度人無量。恨吾老矣。不能見之。王以仙人之言憂之。益謹寶守。稍長。當命師傅教以世書。聖子乃以其法問之。而師皆不能對。至於世所有藝。天文地理射御百工之事。皆不待教而能之。未幾立爲太子。而付之國寶。然聖人已大潔清。雖示同世娶。而非有凡意。以夙業緣乃指其妃之腹。

云。却後六年汝當生男。一旦命駕欲遊。雖更出四門。而皆有所遇。終以其老病死與沙門者感之。而出家之意愈篤。既還。乃以其志建白父王。王以國無聖嗣。乃執太子手泣之。欲阻其心。會淨居天人自天而至。禮太子足曰。大士夙務勝德。出家今其時矣。請宜往之。太子曰。如汝之言。然宿衛甚嚴。欲何以往。天人乃以神通厭其守者。皆昏睡不能覺。太子遂密命御者車匿。車匿控神驥健陟來前。然而馬悲御泣。太子慰之。明相遽發。光燭大千。太子曰。過去諸佛出家亦然。於是諸天爲捧馬之足。并接車匿。自其城之北門。超然陵虛而去。太子復曰。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無上菩提。終不還也。天之衆稱善爲其誌之。及至其山。號旃特者。初小息林間。遂釋衣冠。自以所佩寶劍。絕其鬚髮。誓曰。願共一切斷此煩惱。即以髮授之。天帝當是淨居。天化人以蠱布（圖）別本。或云鹿布（圖）。僧伽黎。請易太子寶衣。因得法服。服之益進。其山之嘉處曰。彌樓寶山。居其阿藍伽藍。其舊隱仙人。見太子皆致敬。讓坐與其論法。及遣還車匿。父王思甚。必欲歸之。雖諫者不聽。卒詔迎之。其臣屬來請者。萬計。雖諭勸懇至。而確然益不迴其意。乃留僑陳如等五人。以充侍衛。於此聖人乃習不用處定三年。既而以其法非至捨之。復進鬱頭藍處。習非非想定三年。（圖）即調伏阿羅邏迦蘭二仙人處也。（圖）復以其法不至。進象頭山。雜外道輩爲之苦行。日食麻麥。居六載。而外道亦化。聖人乃自思之曰。令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於泥連河。天爲之偃樹。聖人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席其坐。景雲祥風。雜然交至。天魔駭之。帥其衆乃來作難。聖人以指按地。而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尋以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八日明星出時。示廓然大悟。乃成正覺。是時大地震搖。天地瑞事畢出。而應之天者。魔者。人者。神者。交集以致敬。及昇金剛座。天帝師之。請轉法輪。先是僑陳如五人。侍從於山中。至此首與度之。故入鹿野苑。談四諦法。然因是而得道果者。亦億計。既而語諸比丘曰。汝等皆可爲世福田。宜其各往化物。如來遂獨之。摩竭提國。其國先有奇人。號優樓迦葉。弟兄三人。皆得仙術。頗以其道自高。有徒數千。及如來至。乃靡然從化。與其徒皆得證道。初瓶沙王有竹林園。號爲美景。王嘗心自計曰。如來若先詣我。我則捨此。如來即知其意。遂往止其園。王喜聞。遽大列導從。不啻千萬來趨。如來既見。而衆或疑之。如來即命迦葉爲之說法。以解其惑。王衆與無量天人。遂得法眼。乃施其園爲之精舍。請如來館之。居未幾。會有比丘分衛於王舍城。而舍利弗目犍連聞法於其人。因得開悟。遂與之

返如來曰。彼二來者。當爲我上足弟子。於是度之初。大迦葉自去鬚髮。入山習禪。一旦空中有神告曰。今佛出世。汝盡師之。以是亦趣竹林精舍。既至。如來起迎。顧謂衆曰。吾滅後而法被來出六萬歲者。此人之力也。是時如來成道已六載矣。而與其父王未始相見。王甚懷之。侍臣優陀夷請往道王久別之意。因請歸國。陀夷既來。如來慰之。尋亦得道。成第四果。即遣還國。告父王曰。佛後七日乃來歸也。至期王出其國四十里。大羅儀仗以迎如來。慶動天地。王相見大喜。因詔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及其還宮也。羅睺羅禮之。持聖人之衣而告之曰。此正如來也。用是爲母釋其群疑。然而福被無極。生靈賴之。家國遂大嚮其教化。自是應機說法。天上也。人間也。龍宮也。他方也。所至皆作大饒益。然其聖神之所爲。不可得而備紀。其後以化期將近。乃命摩訶迦葉曰。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偈已復謂大迦葉曰。吾將金縷僧迦梨衣。亦付於汝。汝其轉授補處慈氏佛。亦云彌勒佛。俟其出世。宜謹守之。大迦葉聞命。禮足稱善。敬奉佛勅。一旦果往拘尸那城。娑羅雙樹之間。告其大衆。欲般涅槃。會長者純陀懇獻供養。如來因之復大說法。而後度須跋陀羅。已而歷諸三昧。起其座。褰僧伽梨。示紫金光體。囑累大衆。遂右脇而臥。泊然大寂。其時四部弟子億萬人。天哀號追慕。動大千界。天花大雨。而其地皆震。及內之金棺。待大迦葉。而世火不能然。迦葉適至。其足自棺雙出。慰其哀慕。既而金棺自舉。周尸那城。却下以三昧火。燔然自焚。燼已而舍利光燭天地。其會天者人者。神者龍者。皆分去塔之。稽夫如來之生也。當此周昭王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也。當昭王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成道也。當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滅度也。當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化已。凡一千一十七年。以漢孝明之永平十年丁卯之歲。而教被華夏。嗚呼。如來示同世壽。凡七十九歲。以正法持世。方四十九年。舊譜云。世尊十九出家。六年雪山修行。三十成道。住世說法四十九年。七十九歲滅度。今以歲數推較。若祇六年修行。其成道則二十五歲。若云三十則須并六年在二仙處學法。方可合其元數。化度有情。其不可勝數。所說之法。經者律者論者。浩若百千大海。探者隨力而淺。然皆得然。其推於悠遠。則極乎天地之終始。指其昵近。則盡乎髮膚之成壞。幽

則窮乎鬼神。妙則通乎變化。大必周於天。人小不遺於昆蟲。其天下禍福之端。性命之本。盡於是矣。其爲道大至也。其爲教廣被也。自視鄙凡。不足知之。不敢讀之。念有生人已來。未有尊於聖人者。也有聖人已來。未有至於如來者也。昔列禦寇謂孔子。嘗語商大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太宰嚭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以是驗之。而列氏之言。不爲誕也。若如來之生與滅。及其出家成道。或當周昭王穆王之年。然唐自武王至厲王。皆無年數。及宣王方有之。舊譜乃曰。昭王九年二十七年三十三。年。穆王之三十六年。或者頗不以爲然。吾嘗辨之。故考太史公三代世表。視其敘曰。余讀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以此驗三代已前。非實無年數。蓋太史公用孔子爲尙書之志。故不書其年。乃作世表。疑則傳疑。及後世學者之賢。若皇甫謐輩。復推而正之。故爲釋氏之舊譜者。因之以書。此可詳也。孰謂不然。

評曰。付法於大迦葉者。其於何時。必何以而明之耶。曰。昔涅槃會之初。如來告諸比丘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此其明矣。圖見涅槃第二卷。然正宗者。蓋聖人之密相傳受。不可得必知其處與其時也。以經酌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說法華而大迦葉預焉。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如來於靈山會中拈花示之。而迦葉微笑。卽是而付法。又曰。如來以法付大迦葉。於多子塔前。而世皆以是爲傳受之實。然此未始見其所出。吾雖稍取。亦不敢果以爲審也。曰。他書之端。必列七佛。而此無之。豈七佛之偈。非其舊譯乎。曰。不然。夫正宗者。必以親相師承爲其効也。故此斷自釋迦如來已降。吾所以不復列之耳。吾考其寶林傳燈諸家之傳記。皆祖述乎前魏支彊梁樓與東魏之那連耶舍。此二梵僧之所譯也。或其首列乎七佛之偈者。蓋亦出於支彊耶舍之二譯耳。豈謂非其舊本耶。然寶林傳其端不列七佛。猶吾書之意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終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天竺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傳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天竺第四祖優波毼多尊者傳

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其父號飲澤母號香志始生姿質美茂其體金色而照曜甚遠相者曰是子夙德清勝法當出家父母憂之乃相與謀曰必美婦可廢其心稍長苦爲擇娶而尊者辭不得已乃給之曰非得女金色如我不可爲偶父母乃以婆羅門計鑄金人輦行其國因觀者求之果得金色女如迦葉者遂以室之先是毘婆尸佛滅後衆以其舍利建塔塔之像其而金色缺壞是時迦葉方爲鍛金師會有貧女持一金錢求治爲簿欲往補之迦葉聞且樂爲補已因相與願世世爲無姻夫妻以是報九十一劫體皆金色後生梵天天之壽盡乃出此婆羅門富家及是夫婦而其體復然故初名迦葉波此曰飲光蓋取其金色之義也○記內翻梵語義類通華言者如此迦葉波之類多有或國本前錄已傳不敢輒以梵學較之也○然皆清淨雖偶未嘗有男女意終亦懇求出家其父母從之即爲沙門入山以杜多行自修會空中有告者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即趨於竹林精舍致禮勸敬如來乃分座命之坐而大衆皆驚謂其何以與此如來知之乃說其夙緣以斷群疑尋爲之說法而尊者即座成道然其積修勝德而智慧高遠故如來嘗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以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一朝乃以正法付之囑其相傳無令斷絕復授金縷袈裟命之轉付彌勒及如來般大涅槃而尊者方在耆闍崛山是時地震光明照曜卽

以天眼知之乃謂衆曰佛涅槃矣嗟乎正法眼滅世間空虛與其徒即趨于拘尸那城既至乎雙樹之間而如來既化已內於金棺尊者大慟遂感如來足出於棺以慰其哀慕尋致梅檀白氈以資其開維既而尊者謂金剛舍利宜與天爲其福田吾等比丘當務結集以惠來世爲其大明卽以神通自昇須彌之頂而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遂擊金鐘其偈因鐘聲而普聞故五百應真或云一千皆會於畢鉢羅巖唯阿難以漏未盡不得卽預宿戶外終夕思之及曉乃得正證遂以之叩戶相告尊者曰若然汝可以神通自戶論中人阿難如其言而至是時僉議三藏者宜何爲先尊者曰乃宜先修多羅因謂諸聖曰此阿難比丘總持第一而常侍如來其所聞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宜命以集修多羅藏次命優波離以集毘尼藏復命阿難集阿毘曇達磨藏他部或云命迦旃延已而尊者卽入願智三昧觀其所集果無謬者然尊者處世方四十五年終以結集既畢而說法度人亦無量矣念自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故命阿難曰昔如來將般涅槃預以正法眼付囑于我我將隱矣此復付汝汝善傳持無使斷絕乃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阿難於是作禮奉命復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欲往辭之遠陵虛徧至塔廟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必別於阿闍世王及至其門會王方寢因謂闍者曰摩訶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故來相別王起奏之遂以此周孝王之世官然入其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于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與阿難偕來汝當爲開去已復合於是寂然乃入滅盡定是時大地爲之動而阿闍世王亦夢其殿梁忽折及覺而司門者果以尊者之語奏王聞泣下爲之歎息卽詣竹林精舍拜阿難命之同往逮至雞足而其山果闢尊者定體而儼在其間王且哀且禮命香薪欲爲焚之阿難謂王曰未可燔也此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而俟彌勒下生授佛僧伽梨乃般涅槃王聞此而敬之益勤及王與阿難引去而其山合如故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利帝利斛飯王子而釋迦如來之從弟也始名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蓋當如來成道

之夕而尊者乃生王之家大慶且喜以故名之然有奇相而聰明叡智不比凡者少時聞如來出世乃用世幻自感以如來初從釋氏而出家成大聖道因往求爲其弟子如來許爲之說法遂成須陀洹果方如來欲入參侍而尊者獨爲大衆所推其智慧善巧而知時所宜頗合聖意然其往世於佛有大功德故所聞法皆能記之若水傳器而無有失者故如來嘗稱其總持第一及如來垂般涅槃而尊者方在娑羅林外爲魔所亂如來即勅文殊師利將呪往解尊者因與文殊偕還而禮觀如來如來化已大迦葉會諸羅漢於畢鉢羅巖結集法藏獨以尊者大智多聞而常侍如來其聞法最詳乃白衆請之以集修多羅阿毘曇達磨藏尊者領命遂說偈曰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尋作禮大衆乃升法座而曰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天人等信受奉行是時大迦葉復問衆曰阿難所言其錯謬乎皆曰無異世尊之所說者也乃大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乃以如來所授正法眼付之尊者使其傳之勿絕自是以法遊化諸方一日尊者至一竹林之間初聞比丘有悞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親見之尊者因之歎息曰如來乃世正法之眼何速寂滅使此群生失所依止而迷謬聖教乃語其人口曰是非佛意不可依之汝應聽我演正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是比丘乃以聞其師師反謂阿難衰老其言謬妄豈宜信乎汝可如前誦之尊者他日復聞誦其前偈問其何以然而不從所教是比丘者遂說其師之意尊者以其不重自語而益感之因入三昧欲求尊聖爲之證者然終不能得於是念之佛與衆聖皆已涅槃必何從而明之當是時也地爲之動少頃光明遽發俄然有一聖宿大士示現爲其說偈而證之曰

彼者諷念偈 實非諸佛語 今遇歡喜尊 而可依了之

彼師弟子視大士神奇乃稟其言即誦尊者所說遂以之得第二果尊者既得見證而益自警謂身危脆猶若聚沫況其衰老何堪久乎欲趣泥洹復以阿闍世王嘗慨不見如來迦葉二尊聖所般涅槃因約阿難若當寂滅願示其期而尊者故往告之及王之門而聞者詞之以王方寢不敢以聞然王於其夢適見一蓋七寶飾之千萬億衆繞而瞻之俄有風雨暴至遂吹折其柄寶者委地王驚及寤會聞者以阿難事奏王聞之遂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諸毘舍離城方

見尊者坐恒河中流。王遽禮之。而說偈曰：

稽首云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

是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曰：

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

尊者見二國王皆來勸請。亦說偈曰：

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淨。而無諸有故。

尊者於是乃自念曰：我若偏住一國而滅度之。諸國必諍。非其當也。此應以平等而度。諸有情遂卽恒河之中流而欲涅槃。其時大地六種皆震。先有五百仙人棲於雪山。及是相與乘空而來禮尊者。足曰：今我等定於長老當證佛法。願乘見度。尊者默而許之。卽變苑伽河悉爲金地。遂爲之說大法。要尊者又念先時所度弟子。宜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自空而下。爲其出家受戒。仙者尋皆得四果。然其仙衆之中有二羅漢。一曰商那和修。一曰末田地迦。亦云未田地。尊者知其皆大法器。而命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汝等。汝受吾教。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

復謂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而護持正法。無令斷絕。謂末田地迦曰：昔佛記云。滅度五百歲中。當汝於罽賓國敷宣大法。後宜往之以興教化。已而尊者超身虛空。作一十八變。八風輪奮迅三昧。乃分身四分。一惠忉利天。一惠娑竭羅龍宮。一惠阿閼世王。一惠毘舍離王。得者各建寶塔而供養之。是時當此周夷王之世也。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曰舍那婆斯。姓毘舍多。其父號林勝。母號嬌奢耶。處胎凡六載始生。而身自有衣。隨體而長。梵曰商諾迦。猶此曰自然服者。始西域有瑞草。常產於勝地。遇得道聖人出世。其草則化爲九枝以應之。及尊者之生。而化草果然。初事雪山仙者。會其仙師從阿難求度。而尊者皆預其出家。尋成道爲阿羅漢。至是其胎衣遂變。

爲九條法服。先是如來行化骨至摩突羅國。見一茂林。願謂阿難曰。此林其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近百年。當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說法度人。阿難滅後。而尊者以其法遊化。至是欲圖居之。會有二火龍。偕占其地。遂暴作風雨。以張其威。尊者乃入慈三昧以降之。因謂龍曰。佛昔記此。當爲伽藍。汝宜見捨。龍以佛記故。喜捨之。尊者遂以立精舍。而說法。廣度人。天果符佛語。久之。尊者念欲付法。因入三昧。觀佛所記聖士。爲其後者。必在何國。出定。乃以神通獨之。吒利國訪其長者。首陀善意之舍。善意相見禮已。乃問其所以來。尊者曰。我生子。然故來命侶。善意曰。我嗜世樂。不暇相從。俟有子。當以奉法。尊者卽稱善去之。其後善意果有子。一曰優波吉羅。二曰優波鉢摩。及育其三者。曰。優波多尊者。知必法器。復詣善意。而謂之曰。此第三子者。優波多。適合佛記。當襲我佛法。汝宜捨之。善意以佛記故。不敢見拒。於是優多卽從其出家。尊者因問之曰。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又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優多乃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而心白耶。尊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優多因曰。我年十七。性非十七耳。尊者益器異之。及其得戒成道。乃命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囑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我。大師慶喜。以至於我。我今以授於汝。汝善傳之。勿使其絕。聽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已而尊者往隱於鬪賓之象白山。欲以禪寂自居。未幾會於定中。乃見優多五百弟子。慢而不恭。遂往正之。既至會。穗多不在。卽坐其座。穗多之徒不測其何人。皆憤然不伏。遂馳報穗多。穗多還見其師遽禮之。而其徒慢意尙爾。尊者乃以右手指卽有香乳自空而注。遂問穗多曰。汝識之乎。曰。不測。穗多卽入三昧。觀之。亦不能曉。乃請之曰。是瑞事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而汝皆未之知。復謂穗多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而穗多弟子既見其神奇。皆伏而悔謝。和修復爲說偈而教之曰。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穗多諸徒以是皆得證四果。尊者尋超身虛空。作一十八變。以三昧火而自焚。是時也。當此周宣王之世也。穗多乃以其舍利建寶塔於迦羅山勝處。與人天共其供養。

天竺第四祖優波毼多尊者傳

優波毼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曰優波崛多。亦曰耶波毼多。姓首陀氏。父曰善意。年始十七。會尊者商那和修。至其舍化導。因從之出家。至二十。乃證道成。阿羅漢。遂廣遊化。初至摩突羅國說法。其衆翕然大集。而所聞者皆得證道。方尊者說法之時。諸天雨華。地祇皆現。雖魔宮亦爲之動。而波旬憂之。遂來作難。以其魔力。屢化花與玉女。欲亂其聽法者。尊者即入三昧。察其所以。魔乘其在定。持瓔珞輒摩其頸。尊者定起。知魔所爲。乃取人狗蛇三者之屍。化爲花鬘。命波旬以要語慰之。曰。汝與我瓔珞甚爲珍惠。吾有化鬘。以相奉酬。魔大喜。乃引頸受之。即復爲三者腐屍臭穢。魔甚惡之。詞於尊者。曰。何用屍而相加乎。尊者曰。汝以非法之物。欲亂我道。衆吾以是物應汝之意。又何厭乎。魔於是盡自神力。而不能去之。即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天各謂曰。彼十力弟子所作神變。豈我天屬而能去之。波旬曰。其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必得除之。乃爲說偈。教其回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稟其言。下天復趨於尊者。禮悔懇至。尊者曰。先聖命我降汝。雖然。汝以是遷善。乃得事佛。不墮惡趣。魔聞喜之。曰。尊者蓋爲我致大饒益。願爲去此腐屍。曰。汝於正法。不饒害否。波旬曰。伏而奉教。不敢爾也。尊者即爲釋之。因謂波旬曰。汝嘗觀如來。今可試現。示我瞻之。魔曰。現固不憚。願尊者不必致禮。即入林間。化爲如來。而奇相儼如。與其侍從自林而出。尊者一見。其心忻然。若眞覩大聖。不覺體自投地。乃即禮之。魔不勝其禮。戰掉自失。及尊者拜起。不復見。適尊儀波旬自禮足尊者。而說偈曰。

稽首三昧尊 十力大慈足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後之四日。波旬大領天衆。復來作禮。讚歎而去。然尊者化導。而後聖因其所證者最多。初每度一人。則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而籌盈之。昔如來嘗記尊者。當爲傳法四世之祖。謂其雖無相好。而所化度如如來之日。無異。至是而大聖之言驗矣。最後乃有長者子。曰香衆。從尊者固求出家。尊者問之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耶。香衆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披剃。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